



誠齋集目錄

卷之八十八

千慮策

治原上

治原中

治原下

人才上

人才中

人才下



誠齋集卷第八十八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千慮策

治原上

臣聞為國者其患在于有敵而無暇有敵而無暇則其立也不固而其應也不詳非立之不固而應之不詳也欲固而無暇于固欲詳而無暇于詳也何也有敵而無暇則休息之日常不加多而戰鬪之日常不加少戰鬪之日多故居者

負擔以立田者操兵以耕而守者被甲冑以卧
休息之日少故有心不及運有口不及議而有
智有勇不及施夫如是立安得而固應安得而
詳哉天之生萬物者春也而生春者非春也日
之明萬物者晝也而生明者非晝也春不能生
春則生春者冬也晝不能生晝則生晝者夜也
何也冬者天之暇而晝者日之暇然則和也者
戰之暇也歟雖然為國者患無其暇亦患有其
暇有其暇而用其暇者暇也有其暇而安其暇

者偷也是故暇能福人之國亦能禍人之國孟
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
之此用其暇者也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
怠傲是自求禍此安其暇者也越王會稽之役
請成于吳、以為其請也不知夫越之將求其
暇而用之也是故王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
夫士女女于士勾踐不恥也輸其寶器玩其女
樂勾踐不愛也惟不恥故有以復其所大恥惟
不愛故有以保其所愛會稽之恥、之大也社

稷之存愛之甚也夫惟其小無所恥無所愛故
國之民疾者吾得以問死者吾得以葬富者吾
得以安貧者吾得以與賞罰物備吾得以審車
馬兵甲吾得以具夫是數得以者盡而吾固在
其股掌矣彼夫羞者方且疲于伐齊之行驕于
黃池之會而不知越人固已制其死命蓋越得
其暇而吳不得其暇越用其暇而吳無暇之可
用此之會越能福人之國北齊與周不兩立也
非齊併周則周併齊耳而齊主恃周寇之小息

君臣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至有無愁天子之
號周師之克晉州也猶曰小小交兵乃是常事
故齊亡陳之與隋不並存也非陳併隋則隋併
陳耳而陳主恃隋人之交聘君臣謂王氣在此
敵何能為至于縱酒賦詩而不輟隋師之濟江
也陳主尚醉守江者亦醉故陳亡此之謂暇亦
能禍人之國今

天子即位五年于此矣頃者

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

盡慮者惟支持強寇一事而已至于法度紀綱
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而起太平者皆未
及也非不及也無暇于及也今者講解既成邊
候不驚是猶謂之無暇歟有暇矣而廟堂之議
所謂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又不及焉臣不
知

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
盡慮者何等事耶將以講解而偷朝夕之安耶
將未忘中興之計而猶有意于堯舜三代之治

也若曰偷朝夕之安則齊之禍可以懼矣孟子
之言可以儆矣若曰未忘中興而有意于太平
之治也則臣不知其未忘者何策而有意者何
議也臣但見今日出令曰申明條法而已明日
出令曰士民不得服涼衫而已不知天下之事
猶有大于此等否耶抑亦深謀密議天下不可
得而見耶臣甚懼焉晉武帝臨朝惟談平生常
事而不及于國家遠畧何曾知其必亂王導辟
王述為掾既見首問米價君子是以知江東之

不振也今日之施得無與談常事問米價者類
耶夫無暇則憂有暇則休天下之事百變如雲
萬轉如輪一旦敵人又動則又曰無暇臣不知
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起太平
者何時而可議哉詩曰淇則有岸隰則有泮今
欲治而茫無畔岸臣欲不惧得乎

治原中

臣聞天下之不治非起于莫之舉常起于舉而
莫之隨舉而莫之隨則上之人自舉而自廢一

政之出一令之行十人而聽一人不聽宜未害
政令之流行也而政令之不行未始不自一人
不聽始夫何故十人聽而一人不聽則十者必
觀夫一人者試之也試淵以練試刃以堅而試
十以一一者不聽而上不問則十者之聽亦將
反而為不聽古之聖人必有以杜天下之觀以
攝夫一之試以齊夫天下之聽夫天下且相與
觀而莫之見試而莫之測則天下之聽安得而
不齊天下之聽齊則吾欲前而前欲後而後欲

左而左欲右而右惟吾之為無不隨者當此之時天子患不舉耳舉而大有為焉夫誰我禦今天子非無神聖英武之資非無關中興起太平之志然五年之間殊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求強而得弱求治而得不治此其病安在哉公卿大臣後國而先家先身而後君莫肯橫身以當天下之大難縉紳士大夫甲可乙否各求其說之勝而上之人不知所定三軍之士天下之民玩習于偷雖作之而不起令之而不從是故

天子有其資而無其挾有其應而無其應一舉而天下不隨則自罷而已矣此豈非中天下之觀墮天下之試而未有以致天下之齊歟然則何以致天下之齊將有以齊天下必有以聳天下將有以聳天下必有以變天下小變則小聳大變則大聳小齊則小齊大齊則大齊方歲之新乾坤之晏溫動植之寧止豈不可樂哉而一坐笑談未竟之間或失色于迅雷之驟驚慢者肅伏者興勾者達天地造化之政令發于頃刻

而徧于四海莫敢或玩而違之者變而聳之而
齊也玩而不變堯舜禹湯文武不能以為治湯
繼夏則變夏之政禹之遺也武繼商則變商
商之政湯之遺也後之言治者必曰不復三代
則不可而湯也不復禹而變禹武也不復湯而
變湯是二聖人者豈捨彼之成從我之矜者耶
變之者復之也湯變夏之政而湯之治復乎禹
武變商之政而武之治復乎湯非復而何期于
治不期于政要其是不卹其異故湯武一變而

天下聳然而更新

陛下蓋繼

光堯者也繼

光堯而變

光堯可乎非變

光堯也自變其變也且

光堯曷嘗不變異時治極而弊亦極紹興之初
一變而鈍用元祐之政以作天下之偷故風采
凜然至今使人興起其後權臣柄朝恭已既久

言齊集卷第六
一旦赫然黜姦黨收威令以還

朝廷之尊故破強敵授

聖天子出于一日之獨斷而天下不知其所自來

陛下即位五年而未大治則

光堯之所以變之方獨得而緩也執變必有要必有先今之變其孰為要孰為先聞之曰法不必行不如無法人不任責不如無人今天下之大患不在于法之不備而在于法之太詳

不在于為人君子之不衆而在于人為之太多何者法備而不必行人多而不任責故也然則今日之事欲一舉而變之盍亦刊其法之繁以必天下之從一其人之責以開天下之通而後天下之可為也昔者唐虞象刑而夏后內辟三千漢高祖約法三章而武帝增至三百五十九夫以法之繁簡而較其功夏之治宜過乎虞而高祖之治宜不及乎武帝而乃不然則法果在于備乎晉范文子有功而歸則曰邠堯之教也

臣何力之有至庾亮敗于張曜而商融言于陶
侃曰將軍為此非融所裁周公曰惟王有成績
而梁武侯景之禍蓋生于朱异也异不職某及
而使武帝歸之時連夫古之君子歸功于主將
而後之君子歸過于主將古之君子歸功于其
君而後之君子不任其過而使其君自任其過
人之不肯任其責也如此今也兼歷代之憲承
列聖之制法不可謂不備法備而不治則非不
備之罪也備而不必行之罪也科舉任子之所

取軍功之所奏動以千計才不可謂不多才多
而不治則非不多之罪也多而不任責之罪也
臣何以知法備而不必行法之說曰茗之私鬻
者其罪流民之不飲酒不茹葷而習妖教者其
罪死夫罪至于流與死不為不重矣而鬻私茗
與不食肉者不止何也有重法無重刑有重刑
無重罪也非無重罪也不勝其重也不勝其重
之衆則難于重、則難于必且夫以銖兩之茗
易錐刀之利則執而流之至于小民以貧不能

自存則絕肉味以求一羈之飽則又執而殺之
以情而言君子亦有所必不忍者矣必不忍之
心生則必不行之法見民見其法而不見其心
則曰上之法皆然也法者驅天下之具也其具
廢則其驅弛有急而求其從其誰從之臣何以
知人多而任責人之情固有所欲有所憚宅清
顯而享豐腴此其欣也應紛擾而當危難此其
憚也天子者執天下之所欲以招天下豈以苟
悅天下之私哉指之以所欲蓋將屬之以所憚

而今之士大夫自許以勇于所憚以邀其所欲
既得其所欣則避其所憚無事之時服章焜煌
步武虛徐天子出而臨之雖虞之野無遺賢周
之濟、多士未足踰也然寺監者曰吾曷不臺
省也卽曹者曰吾曷不侍從也侍從者曰吾曷
不宰執也宰執者曰吾曷不二十四考中書也
階嬖倖以進名曰捷徑挾諂曲以進名曰稱旨
植黨以進名曰容聚歛以進則名曰才朝攘夕
爭患失而憂不得一何勇也至

朝廷卒然有一意外之事

天子呼某人而問之則曰臣何足以知之又呼某人而委之則曰臣何足以奉明詔貪者求免事而不求免官畏者求免官以遠避其事又何怯乎惟其勇于彼是以怯于此而朝廷不悟也且豈有身為宰相而

天子使之將兵以禦敵則以親病辭者天下有緩急而宰相尚不可使則他人安得而使之使之則曰彼實為宰相子為能戰臣愚欲深詔有

司刪法令之細而不急者大而不可行者重複而可以去者如

太祖皇帝時法度簡而要明而信設者必用存者必行不與天下為戲庶幾天下之可驅天下雖無事也不測而擇一事大而且難者詢之衆而遣一所厚之大吏為之避而不為則誅如唐太宗之斬盧祖尚為而敗事則誅如舜之殛鯀則天下之怯可以變而為勇夫天下之人可驅而天下之怯皆勇則國可強而敵可取開中興

太平臣心了然見其易之耳

治原下

臣聞政以令而行亦以令而不行令為而政不行非天下真敢慢天子之令以違天子之政也或者天子有令而自慢之耳人惟不自慢也人而自慢則天下孰不慢之夫固有以名也且天子之令天下也豈不欲行其政而曷為自慢其令自慢其令者生于出之不審而壞于發之不

一不審故可而不可行有言而不自實始乎喜卒乎怨不一故發而悔之而更今日而發者至明日而更者至將從其發者乎從其更者乎不審者欺天下者也不一者惑天下者也令乘至于欺而欲民之信令至于惑而欲民之不疑是盡官以與人而曰能館指千蹊萬途以導人而責其皆詣也而可乎周家之盛也天子深拱于京師而象魏所揭木鐸所振誥命所被衆至于六服群辟外至于九夷八蠻極至于海隅莫不奔走俯伏以聽王命至于其衰則犬戎所攻

鄭伯所射子帶子朝之所逼而四方諸侯閉戶
高枕而莫之救召之而不至喻之而不開賞之
而不息語之而不咸三者何為其然也蓋嘗
求之成王以剪桐興而幽王以舉烽亡如此而
已矣剪桐戲也舉亦戲也而興亡異焉則信與
不信之異也且平以幼而不以戲而誑則天
子豈有一言之欺天下而天下亦豈敢忽天子
之一言哉彼烽者警急之耳目也無警而舉之
召諸侯而誤之後能終無警乎後而有警有警

而非誤則孰不以有警為無警非誤為真誤歟
一令之不信乃至子殺其君以敗其國不信之
禍一至此哉臣嘗讀易至于渙而得其說其象
辭曰風行水上渙其文辭曰渙汗其大號夫號
令一也既取于風之行水又取于汗何也今夫
風與水相遭也為卷為舒為急為徐為織文為
立雪為湧山細則激漉漉為大則洶漉漉
為不制于水而制于風惟風之聽而水無拒焉
成周之盛非風也歟為夫人之身汗則安不汗

則疾既汗而復入者疾入而出者猶有瘳也入
而不出則不可為矣幽王之病非汗之出而入
入而不出者款然則令之必行如加水之風
而今之不行則如復入之汗聖人之作易前之
說以為天下之師後之說以為天下之資也臣
竊觀今日之號令何以異于作易者前之說所
云者耶糴于民而用夫所謂交子者此亦一利
也然臣不知止以利官款以利民款止以利官
則恐非

朝廷之所惡為也利民則臣未見其利也何也
官用之于民亦用之于官則上下均利也今
也糴則用之于民兩稅之輸而民以與官則官
不受與官而官不受則民持此將為用之

朝廷蓋有命許民以此輸之官矣名許之實拒
之名用之實廢之則其令無乃誑耶至于恩沛
有所謂民之四親俱存者蠲其徭役有司至今
抑而不行曰諸群未有例也且夫令之出也其
可行與否抑嘗審之乎不審而出令出而不

行天下無緩急也有緩急而天子下一令又將
曰不久必寢不寢必更豈不殆哉
朝廷試思之

人才上

臣聞人才之在天下求之之法愈密則愈疎取
之愈塗愈博則愈狹然則天下之才果不可求
乎古者一代聖人之興則一代之人才亦從而
興夫豈不求而自至也蓋聖人者度越世俗之
拘掌徹藩墻去城府神傾意豁以來天下度外

奇傑之士故才者畢赴不才者自退後世之君
以為天下之人舉將欺吾而不可信于是立為
規矩劍為繩墨以歛揚澄汰天下之士取之不
勝其精而實粗得之者皆截然入規矩中繩墨
而奇傑之士皆漏于規矩繩墨之外故求治而
莫之與治遭亂而莫之與除紛紜膠擾而卒不
能成功然則天下之才求之安事于密而取之
安事于博哉蓋密則必有所隔博而未離于密
也

國家自

祖宗知規矩繩墨之未足以羅度外奇傑之士也。是故進士任子以待群才，制科以待異才。得人蓋不少矣。然自制科中罷而復行，今四十年而竟未有一士出而副側席之求。此其故何也？無乃今之制科非古之制科歟？無乃不用規矩繩墨而規矩繩墨愈急歟？故臣嘗謂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昔者西漢制科之盛，莫武帝若也。嘗求其所以策

之：說則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而已，則又曰禹湯水旱厥咎何由而已，何其甚乎而無雜也。非無雜也不暇于雜也。夫武帝者方夙寤晨興以願聞治道之要之，不暇而暇搜蠹簡摘瘦辭以為苟雜以與書生角一日之記問也哉。今則不然，先命有司而試之以莫知所從出之題，既又親策于廷而雜之以奧僻怪奇之故事，不改于何晏趙岐孔安國鄭康成之傳注，與夫孔近達之疏義而已。此豈有關於聖賢之妙學英雄

豪傑濟世之策謀也哉以訓詁之苛碎而求磊
落之士以蟲魚之散殊而釣文武將相之才不
幾于施鱸鱓之筍以羅橫江之鯨挂黃口之餌
以望鳳之來食也耶其不至固也非惟不至也
亦不能也非惟今之士不能也雖使古之聖賢
如孟軻者復生亦不能也孟子之時去周之盛
去今孰遠也孟子與孟獻子相去猶近也諸侯
惡周籍之害已而去之孟子已不能記其詳孟
獻子之友五人孟已忘其三則孟子亦安能應

今之所謂制科也哉夫孟子者固無事于能此
也孟子則有所能者矣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
舍我其誰韓子曰孔子以是傳之孟子此孟子
之所能也今不求天下之士為孟子之所能而
求其為孟子之所不能則是其所求者非其所
求也故曰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
求斯可以求之矣且

朝廷以此等求士而不得也求而得則亦烏用
是帖者為哉張華能對千門萬戶之問而不

能救賈后司馬倫之亂前之敏後之疑小之明
大之暗臣愚欲望

朝廷參之以

祖宗漢唐制科之本意立大端而去細目使士
之所治上之為六經之正經下之為十七代史
與諸子之書而削去傳注奧僻之問其學則主
乎有用其詞則主乎去諛上及乘輿而不誅歷
詆在廷而不怒使

天子得聞草野狂直之論而士得傳意乎興亡

治亂經濟之業庶乎奇傑有所挾者稍出矣
議者曰求馬者非求駑也求駿也今去其難而
純乎易則懼駑者之至如之何是不然求馬者
求其一日千里乎抑將求其他技乎今求馬者
不問其能千里與否而曰吾欲其能撮蚤而捫
蝨搏鼠而擒兔也可乎士之能瘦詞隱帙者豈
曰奇傑而奇傑之士為在瘦詞隱帙之能不能
也雖然臣猶欲有為言士固有挾策謀而不能
乎文辭而不肯入有司之力夫苟軍旅之間委

諸將以薦謀臣才士不間于文與武仕與未仕而諸郡大比之薦名輟進士定額士之一以其半而試士之能古文者畧做宏詞之体以其半而試士之知兵獻策者畧做武舉之制上之于宗伯而取之視進士之科名為其數不出乎奏名之常負而不羈之士不至于橫棄其與以聲病之久而取科級者不猶愈乎如此而猶有遺才焉臣不信也

人才中

臣聞天下之情有所大不可曉者常喜背人主之所向而向人主之所背人主當宁太息恨不盡得天下之才而用之庶幾乎危可安亂可治而亡可存也此豈非人主之所向也哉然求忠則得姦求才則不才者至矣夫姦邪不才之人盖人主之所甚不欲者也示天下以所向而天下必背其所向示天下以其所不欲而常得其所不欲天下之情如此其不可曉也是其真不可曉歟天下之情甚易曉也何也人主無不洩

之旨而密旨在所白之外也天下之人伏其外以窺其中從其洩以得其密是故背人主之所向以陰合其所向天下之情甚易曉也子之養親也膾炙以為羞禮也蛙蛤以為進非禮也子問父以所膳必曰膾炙而不曰蛙蛤也然退而察其親則蛙蛤之為嗜為子者何憚而不進之以蛙蛤哉夫父曰膾炙而子曰蛙蛤曷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耶蓋其所命者飾也其所不命者真也故夫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

善從命者也人主之今天下曰吾好忠而惡姦好才而惡不才夫豈不善然天下並進而嘗之忠與姦西至而才與不才各求售焉則其好惡一切有所及當此之時天下宜何從昔者田子與隰子登臺南望不言而隰子知其意在于伐木曹公下雞肋之令三軍莫喻而楊修知其意在于退師上之人舉目搖足而天下已知其旨矣

聖天子即位五年于茲下求言之詔開在直之

塗而忠言猶未聞也嚴薦舉之法謹聘召之禮而直才猶未出也天下其真無才也耶蓋天子之命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也

天子如此其聖明也願治如此其急也求才如此其勤也而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何也天下但見夫布衣撻鼓而訴民瘼則下之吏而屏之遠方也後進小臣越職言事觸犯忌諱則罪之以沽名躁進而臺諫又冥搜其過以破壞其人也舊德宿望盡忠而敢諫則上下左右群憎而

朋嫉之不罷黜廢放則不止也元勳將相敢任大事而能決大計者排斥抑塞而死從殆盡也夫歡忻以致其來犛踴以起其懦愛惜長養以防其消猶惧天下之才不至也今也日夜深沮而痛折之使天下之士出一語言則曰猖狂勵一節行則曰矯激作一事功則曰生事而曰天下真無才也此雖一飯九歎息一日百下詔天下之真賢奇傑勇于言而敢于為者誰敢信而來哉何則所求者之言與所好者之音其真有

不可欺也翫而不怪將遂成風一成則治亂存
亡之機將必在此夫風也者無形而不可執無
根而不可拔倡之莫知其所自起和之莫知其
所自隨合散翕忽如童子之謠非天非鬼而不
勝其祕怪非作非傳而不勝其流布禁之則愈
滋窮之則莫推而是風也成則閔人之國粹然
于唐虞三代故其祚長噫然于秦故其祚短凜
然于東漢故其國難拔然于魏晉故其國速亡
風之所在而國隨之甚可懼也古之聖人必有

以默觀天下之風見其發知其成整其微不待
其定是故拒其所從變之端而導其所宜歸之
塗故天下之人陶其風者自非下愚皆得成其
才而取其用何謂導、在好、在獨人主之所
好獨而不分則天下誰不逆探其好而爭為之
趨專迎其獨而莫為其它使天下趨而不它則
雖捐肝腦蹈鼎鑊前者未既而後者來東漢之
凜然者夫固有導之也

仁祖之世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

世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此風一振長育
成就至嘉祐之末號稱多士其將相侍從臺諫
之才猶足為子孫數世之國而不見其盡何也
仁祖之所好獨在是也

聖天子即位之初不可謂無

仁祖之好矣然分而不一未久而移今天下風
變矣變而之凜然則幸也而臣未見其凜然也
變而不反音、默、帖、靡、比風、成天下
由急不知誰為之所致臣不勝不懼

人才下

臣聞人有常言皆曰今天下乏才天下真乏才
耶才者天下之生也古多才而今乏才則是天
之厚于古而薄于今耶穡非后稷而無歲無粟
地非謂川而無地無竹天之生物今猶古也而
獨不生才耶臣嘗聞之天下之才其生在天其
成不在天、生之君成之亦君壞之才生于天
而壞于君而曰天下乏才也可乎哉蓋天下之
才莫難于成而莫易于壞士之幼而壯、而老

父兄之所訓誨君師之所長育不知其幾何日
博之古今以入其智試之世務以出其能不知
其幾何事或昔之過而今補之以功或彼之短
而此濟之以長嘗險易而涉風霜不知其幾何
變閱日之久也更事之多也應變之熟也而其
才猶有不成矣幸而成才則上之人當如何而
愛惜之故曰才莫難于成人之至情自非前無
千載之法後無萬人之怵獨立自信如比干如
伯夷誰不違于禍以向于福者天下之人如是

而不成才矣日夜瑩之猶恐昏之日夜策之猶
恐息之而上之人乃不使之免于禍則是才者
國之獲而身之賊也其誰不解體故曰才莫易
于壞惟善用才者不惟能成天下之才亦能轉
壞以為成而不善用才者不惟不能邀其成而
亦不能扶其壞今日壞其一明日壞其二天下
之才銷委腐敗而緩急無方一人為之用無一
人為之用其果無才耶使善用者起而成之濯
摩翦拂而用之則故者新懦者奮而散者聚天

下之大功不終朝而可成後世見漢高帝唐太宗收攬天下英雄而盡得其用以為後世無復見此之人物而不知漢之所用即秦之所棄唐之所得即隋之所遺何前之無而後之有耶蓋壞其成與成其壞惟上之人何如耳今天下之無才豈真無耶抑上之人成之者過少而壞之者過多耶

國朝人才一成于慶曆再成于元祐初壞于紹聖大壞于崇觀當其成也數世收其用及其壞也至今被其患

光堯之興褒表元祐之名臣又從而序進其子孫盡斥崇觀之姦黨又從而廢其裔使天下曉然知忠義才德之士暫閉而愈光姦佞誤國者終不逃其誅振而作之十有餘年人物之盛凜然有慶曆元祐之風雖中更權臣排去異己長告訐興羅織以痛折天下之忠臣義士然士大夫之氣質既成終不為改譬之玉之已琢不復為璞金之已鍊不復為鑛

陛下始初清明盡起諸老而置之于
朝天下相慶如見漢官威儀也
陛下亦知其所自乎

光堯成之

陛下用之也當是時山林枯槁之士毫髮絲粟
之才于々然而來紛々然而起人々有自奮自
起之意今未久也而虛然分散為之一空此何
為者耶孟子曰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
無親臣矣李固曰一日朝會見無一真儒可顧

問者誠可嘆息今日之事得無類此
陛下亦嘗察之乎察之矣亦嘗憂之乎且
陛下之于天下之才自用之自壞之天下知其
不然也意者左右之有讒人歟讒人之讒也亦
豈曰吾終也蓋曰吾忠也其逐君子亦豈頓逐
也蓋有漸也自以為為忠而逐人有漸人主不察
則讒者昌矣今夫小人之與君子不為無也將
以同而迎其主必以同而欺其僚退則與僚同
進則不與僚同而與主同彼小人者退而不與

君子為同則其諂不密進而不與君子為異則其諂不力是故初賣之終陷之公孫和之背汲黯是也小人之欲逐君子也不可斯人可逐也必先陽為之地而外若與之厚既以釋其君又以安其人釋則不疑安則不戒夫惟君不疑而人不戒是故一旦逐之而莫之覺武后之言于高宗乞賞來濟是也諛必有名諛而無名則言之者怍而聽之者不堅之諛者必有以不怍其言而堅其君蓋曰非有利于我而不利于國

其君安得不嬰然動決然從乎姚崇之託且疾以譖張說是也吁諛人之千百穿如此君子者舉而觸為動而中為為人主者柰何恬而不察察而不憂耶此臣之所以流涕而深言之惟陛下幸察臣聞用才之道無所不惜者才之所從富也不足惜者才之所從壞也今天下老成之才視之以為不足惜壞而棄之臣恐才之不壞者寡矣臨事而無人則又曰天下無才屈原曰舍騏驥而不乘馬遑遑而更索此臣之所以

嘆也

誠齋集卷第八十八

誠齋集目錄

卷之八十九

千慮策

選法上

選法下

刑法上

刑法下

冗官上

冗官下

言齋集目錄卷之六
民政上

民政中

民政下

誠齋集卷第八十九

千慮策

選法上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臣聞選法之弊其弊在于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造足以為吏輩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為朝廷為官擇人之意所謂尚書侍郎：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

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

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耶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非惟不信官也

朝廷亦不自信也

朝廷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

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為姦而其用法也則取于吏而為決則是吏之言勝于法而

朝廷之權輕于吏也其言至于勝法而其權至重於

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奉吏之旨哉長貳

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于官而

決于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

蓋世之家主有以家政聽于子弟而其權卒歸

于臧獲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蓋子

弟之於家政也務知其大而不務知其細臧獲

則不然其大者不知也至其細者則徃々知之

它日主人者偶舉其細以問子弟子弟未對也
而臧獲者奮而前曰我知之于是有以中其主
人而取其信已其始信其細其終將不復疑其
大矣于是子弟為備位而臧獲為腹心今之吏
部何以異此曰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
之有求于吏部者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
可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為可無疑也退
而吏部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
其為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

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
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
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
謂之吏故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曰法不
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于是不即
之法不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于吏曰可也
而勿亟也伺長貳之遺忘而畫取其諾昨奪而
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
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

所以至此者其蔘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固而流波漫矣然則曷為端其罪在于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為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于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為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于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繫于大

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天之春溫而秋凜也春豈無一日之寒而秋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大體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于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為而選法之弊可以漸革也

選法下

臣聞吏部之權不異于宰相亦不異于一吏夫

宰相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遠也既曰吏部之權不異于宰相又曰不異于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

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于簿尉而上至于守貳此吏部之權也

朝廷之百官自非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者不由于吏部它未有不由于吏部而官者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

升階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于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者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未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于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于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矣雖貪闖者疲懦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愧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真賢實能潔廉才智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媿不

怨吾事畢矣如募役焉書其產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久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之簿書足矣此縣令之所以止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于止爭而已乎故曰亦不異于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其能書與否也醫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智愚何別焉昔晉用山濤為吏部

尚書而中外品貲多所啓授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即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荅云黃散以下悉委廓猶以為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散騎皆由吏部之選授則當時之為吏部者亦豈止取夫若今之所謂應格者而為黃散耶抑將止取夫今之銓量者而為黃散耶臣願

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予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

能人、而察之也至于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幾人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于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絕多補寡亦無幾耳一日之間而不能察三數人之能否則其為尚書者亦偏人而已矣日計之而不粗歲計之而不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

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校彼不猶愈乎或曰尚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奈何是不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為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其察其要在于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

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于吏部尚書之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尚書而假

之以與奪之權使得以精擇守貳縣宰而無專
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
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與

刑法上

臣聞聖人之仁必有所止仁而無止則將以仁
天下適以殘天下仁而至于殘非仁之罪也仁
而無止之罪也事固有所極不得不及而為殘
殘非出于仁之外也而生于仁之中然則與其
無止以殘夫仁孰若有止以全吾仁也哉是故

聖人之心愛天下則無止而其仁則與天下為
有止溥之以無止之心而約之以有止之仁故
仁則有止矣而所以仁則無止也古者司寇當
獄之成也以告于王：命三公參聽之至于將
刑也王曰宥之司寇曰不可王又曰宥之司寇
又曰不可宥至于三而司寇卒不從於是焉而
殺之王則為之徹膳為之不舉樂且夫以天子
之尊而三拒于司寇天子欲活一夫而卒坐視
其死三宥不從何不四宥之也四宥不從何不

屢宥不一宥也不一宥也而猶不從何不自宥
之而必聽于司寇也且彼罪人者吾君不能活
其死而後徹膳以致無益之憐則亦幾于不仁
矣然三代之未之有改何也蓋宥之者聖人
之仁也宥止于三者仁固有所以止也今天地
之仁萬物也春而萬物欣、為夏而萬物油、
為夫欣、油、萬物之至願也天地既仁夫萬
物矣則何不與萬物旦、而春旦、而夏也而
必摧之以冰霜毒之以風雪使夫欣、者悲油

油者瘁何奪其所至願而與其所不願也聞之
曰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使天地而與物
旦、春夏也則無以來歲可也有來歲則有以
繼也仁而無止天地不能不窮也而聖人能之
歟

國朝之法獄成而罪人以寃告者則改命他郡
之有司而鞫焉鞫至于三而同為而罪人猶以
寃告也亦不聽此得古者三宥之意也而議者
以為聖人之仁當盡天下之情而勿限以三鞫

其說聽之可樂也然自

朝廷行之十有餘年獄訟日滋蠹弊日積姦民
得策而無辜者代之死則議者之說之為害也
臣請言其害殺人者一夫也而連逮者十之為
不惟十也有再其十有三其十者為捕同捕也
繫同繫也訊同訊也獄吏豈曰彼有罪汝無罪
也哉幸而獄成矣連逮者得釋矣而殺人者臨
刑不伏則又鞠也則連逮者釋未畢也而捕又
繼之又鞠而又不伏則又鞠也而連逮者復與

為鞠至于三至于五至于十而連逮者皆與為
連逮者家破矣庾死矣而獄未竟也大抵一獄
有十年不決者為獄決矣不殺人者俱死而殺
人者獨生為其勢連逮者死不盡則獄不決何
其仁于一罪人而不仁于十百平民也其害一
也罪人之不伏也其為擾也至于百郡有浮費
而數路無寧居外郡之官吏被

命而徃鞠者所居則有給所過則有給所至則
有給否則居者行者交病于飢寒給則縣官不

勝其費其鞠之一其里之千費錢萬者亡慮三
數百為此其費何名者耶猶曰推仁不計費也
而官吏之行者若江淮之間道里之遠飢寒之
恤猶忍言也至于二廣則風土之惡瘴癘之禍
不忍言也父母妻子哭其去又哭其歸去則人
也其哭猶忍聞也歸則喪也其哭不忍聞也大
抵去而人者十為歸而鬼者七八為而人者二
三為二三人者雖不死而死矣何也病也病而
全者又十而一二為外路之官吏何辜而使之

至于此也其害二也夫議者之初則曰鞠不限
于三者仁也而仁之害一至于此豈非仁而無
止則仁反而為殘哉然則古之聖人仁止于三
宥其所慮詳也臣願

朝廷深詔有司少增三鞠之舊法而止于五使
天下之無罪而死者還其生而有罪以生者還
其死不亦三代之至仁也哉

刑法下

臣聞古之立法不惟懲天下之已犯亦以折天

下之未犯益已犯之必懲未犯之所以必折也
是故懲之者法之義折之者法之仁義行故仁
不窮仁行故義不數仁義相有而不相無此法
之利也後之法非無仁義也利未見而害先焉
者義數而仁窮而已義不可數：則民怨仁不
可窮：則民狎：則犯者衆則刑者數然則刑
至于數者不生于刑之數而生于仁之窮民至
于怨者不生于怨其刑而生于狎其法今夫民
之情固喜溫而惡寒欲涼而畏熱也然冬不寒

夏不熱則民病而死矣人知夫法之仁也不知
夫狎之而死也是故愛極者恩之所從銷寬甚
者猛之所自起古之聖人其法初不及後世之
備也惟不使仁之窮而民之狎也是以法立而
刑不試後之法蓋詳且密矣然文詳而舉之也
略網密而漏之也踈天下之民見其略也則知
其詳必至於不舉習其踈也則知其密必至于
甚漏知其不舉則犯之也易知其甚漏則犯之
也頻刑安得不數而民安得不怨哉嗟乎求用

刑之踈者必至于用刑之數求天下之喜者必
反以得天下之怨理固然也然則所謂舉之略
而漏之踈者何也一曰法不執而多為之岐二
曰法徒設而自廢其禁罪莫大于殺人罪至于
殺人何以議為也則亦殺之而已漢高帝如此
其寬仁也入關之初欲結天下之心如此其亟
也欲除秦之苛如此其戢也而其與民約法亦
曰殺人者死帝不以為疑民亦不以為請何則
上下皆便其當然也殺人而法不死孰不相殺

以至于大亂哉此豈所謂當然而天下何便于
此也故雖高帝欲取天下之遠而不敢宥殺人
之罪以誦天下之心雖秦民之苦于秦而不以
高帝之不宥殺人為帝之虐然則古之立法之
意可知已矣而今之法不然殺一人也則有曰
盜曰鬪之目為則有曰故曰誤之別為曰盜曰
謀曰故者法之所必死也曰鬪則死生之間也
曰誤則生矣果誤也而殺人也又况所謂誤者
未必誤而所謂非謀非故者未必非謀非故也

何則法不執則吏可賣吏可賣則民可遁有司
取其獄而讀之曰此真誤殺也不知夫吏之窮
笑也此之謂法不執而多為之岐夫民之所以
畏法者何也非畏法也畏刑也法不用則為法
法用之則為刑民不犯則為法民犯之則為刑
是以畏之也有法而不用不如無法何則無法
則民未測其罪之所當有法而不用則民知其
法之不足忌有法而民不忌是故布之號令不
曰號令而曰空言垂之簡書不曰簡書而曰文

具法至于為空言文具是無法賢于有法也古
之法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今之法始乎不
用而終乎不勝用夫法不求民之入而拒民之
入者也古之法民不入也不招以入而民之入
也不縱以出夫惟不出是以不入故始乎必用
而終乎無所用今之法有曰誣人以罪而不實
者罪之以其罪自大辟以降皆是物也而用法
者不然以一夫之片紙而興大獄鞠大罪也卒
之所謂大獄者初無獄之可興所謂大罪者亦

無罪之可鞠上之人則俱釋之而已矣受誣者
至于破家亡身而誣人者其極不過杖而遣則
姦民何憚于不屢誣善良以求利也哉獄訟何
時而可清也故始乎法不用而終乎法不勝用
此之謂法徒設而自廢其禁蓋人有野于宅而
盜于防者其始峻其墻而止出于一門又從而
衛之以兵非以制其出者也以制其入者也夫
是以盜不敢逼未幾而慮夫樵牧者出入之迂
也則鑿其東而門焉又鑿其西而門焉門多且

徑而不能皆衛也則至于有門而不扃焉門多
且徑則盜從其徑而入之矣有門不扃則群盜
掉臂而入矣法不執而多為之峻孰不從其徑
而入哉法徒設而自廢其徑孰不掉臂而入哉
臣願

朝廷詳慮而審處之如殺人者不死此法可以
更議而誣訴者罪以其罪此法可以必行議其
所當議而行其所不行則成康不式之事雖未
易致也而漢文發措之風其猶可及也與

冗官上

臣聞聖人之為天下必與天下難其初難其初猶病于末而况易其初者乎易其初則天下孰不曰聖人之于我易也則我之求也何難于是貧求富賤求貴不獲者求與而聖人亦曰來吾富尔吾貴尔吾與尔天下皆欣然曰聖人之于我果易也則求者紛然以來者不勝其衆則應者不勝其費使費而有以費也則與天下盡費而何惜然求者無窮與者有極與者既竭求

者方來以有極塞無窮則上不堪其煩以方來則既竭則下不厭其糞下不厭而上不堪則上之人閉戶以却其下其初惟恐天下之不來也而不慮其來而無以受惟恐天下之不悅也而不慮其悅而無以繼其始不慮其終無及于慮則安得而不閉戶也與其閉之也孰若其初之不閉也開以召之獨得閉而却之執舟人之操舟也有萬斛之舟焉有一葦之舟焉以一葦之力載一葦則一葦小而大以萬斛之力載萬斛

則萬斛重而輕不善操舟者不計其舟之能而
惟其人之悅百人而登一葦不知拒也萬百之
粟而委于萬斛之舟不知辭也中流而不遇風
也中流而遇風何如哉則人浮于舟也天下非
舟乎堯舜之時民之善而可封者比屋焉士之
可用而願為臣者萬邦黎猷為為堯舜者將盡
封而官之乎官不過百而國不過萬則盡天下
之地有不足於封而盡朝廷之官有不足于仕
者矣細以言而探諸其中明以功以試諸其外

可者取否者黜天下之悅不悅堯舜不恤也則
人不浮于舟也官何自而冗哉
朝廷自

天子龍飛之初固天下之大慶也固不可以無
天下之大賚也然潛藩之州出節之鎮士之泛
恩而官為進士之以年得官而未應于格者皆
以橫恩而官為者以千計為何其多也任子之
法議臣請曰多故而痛省之可省而不省也郊
焉而任者又以數千計何其愈多也此而不惜

至于吏部洒墨而不去官簿汗牛而日增人不
加少而官不加多則減館職罷寺簿於內而省
監司之僚屬於世而官冗自若也不難其初而
難其後其有及乎為今之計龍飛之恩無所于
咎矣而任子猶可議否也任子之法借未能限
其入官之門蓋亦嚴其試吏之塗耶勿限其門
名也嚴其塗實也寬與嚴並名與實偕則有不
省之省不減之減者夫子之射也觀者如墻夫
子不拒也至使子路出而令為則去者半矣此

之謂不拒之拒勿限其門如墻者也嚴其塗半
去者也吾非去之也吾之法行而彼自去也仕
進之路之盛者進士任子而已士之舉于太學
舉于州郡三歲而一詣太常者七慮數千而南
宮之以名聞得官者儉于三百為累舉特恩而
得官者儉于三百為則是大比者再而進士之
官者僅及于千也至于任子公卿侍從每郊而
任為庶官再郊而任為校于進士則郊者再而
任子之官者五六其千也進士之修身積學有

老死而不一第得之難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寡
任子者至未勝衣而命為得之易如此而取之
不勝其多則官冗之源在進士乎在任子乎故
臣以謂借未能限其入蓋亦嚴其試之何為而
嚴也任子之銓其歲視進士之大比而非大比
則不銓取人之法其數視進士之多少而以初
銓為定額其場屋之目昔以五今以三則繁為
者簡矣其中程之藝昔以一今以三則易為者
難矣如是而中者乃得補州縣之吏而其五不

中者然後特與之補吏焉自宰相子弟下至于
庶官之子弟必均為則一舉而三利得矣貴游
子弟脫綺襦之習而勵寒素之業以成其才一
也得之不輕則愛之也重孰不自奮于功名而
國與民不受其厲二也進士任子其進也均則
兩無怨其來者徐則應者不迫初難而未甚易
不過十年官曹清矣三也又何官冗之足病也
哉

冗官下

臣聞任官者寧以事勝人無以人勝事寧以思
棄人無以人棄思先王之時一事一官也不惟
一事一官也盖有数事而一官也以一官而任
数事是之謂事勝人事勝人故居官者日無餘
暇而身無餘力心無餘思無餘思則明無餘力
則精無餘暇則不懈精明而不懈則一人無餘
也而治百事有餘矣况数事乎今則不然一官
而数人居之一事而数人任之数人而居一官
則不競其公而競其私数人而治一事則任其

功而不任其責甲則曰吾之官正也彼則增也
乙則曰官無異官事無異事也我何增尔何正
為至于事之缺而不理民之不悅而有辭上以
責之則皆曰非我也責將誰執哉此以人勝事
之病也先王之時官者不于材未論之先而祿
者必于位既定之後以材詔官則非材不官矣
以位詔祿則祿不及于無位矣非材不官則天
下願官者不僥于官而趨于材祿不及于無位
則天下干祿者不冒于祿而求直所立以得位

蓋有材而不官有所立而不位者矣未有不材而官無立而位者也則祿之為祿誰得竊取而素餐之是之謂寧以恩棄人今則不然人有餘而官不足于是有無官而增官有餘而位不足于是有無位而制祿夫有是人官有是位而祿之蓋曰子大夫之勤也不可以不食也今也臨無民也治無事也而創為空虛之名以為之位而賦之祿不曰祿之棄耶此以人棄恩之病也昔者堯舜在上禹皋夔龍在下何其事之多

而人之寡也一日萬幾事不多耶而皋陶一人也明刑則斯人為弼教則斯人為制蠻夷則斯人為治寇賊則斯人為刑也教也蠻夷也寇賊也是得為細事耶舉數大事而一士師之官兼之而數事如一事如細事也則天下之官有下于士師而天下之事有小于此數者其有以人勝事乎三代之士益有貧而祿仕者矣疾而食于上者矣抱閔擊柝也乘田委吏也此貧而祿仕者也然士則祿仕也而非抱閔擊柝非乘田

委吏則祿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職而且
功也瞽者食于樂跛者食于門此疾而食于工
也然人則食也而非能樂非能門則祿亦有及
之者乎無也則必有事而且勞也則當時之祿
其有以人棄恩者乎古今之官蓋未有冗于今
日者也

祖宗之制每路監司提轉而已今則提轉之外
又有提舉若常平者為郡有常賦：有常入一
吏運牙籌足矣不可以無官長也臨之以一轉

運足矣今則有使有副又有判為小郡兵馬之
官至于五六人而同一職小邑征稅之官至于
二三人而共一事以人勝事莫甚于此老氏之
岳靈之祠率建官以領為自宰執侍從之斥者
歸者老者與夫庶官之一命而上而貧者惰者
吝者高之為置使為提領卑之為主管為監此
何職哉此職何事哉國之安危民之休戚政之
利害不知也而一日不廩之則怨問之則曰我
奉祠也如是者千百為國得而不貧民得而不

病耶以人棄恩莫甚于此楚人有拙于耕者患于踐其所種而莫之生也則以數人肩其輿而已坐于上以種焉自以為策之得矣既而鄰田之稻生矣而已之稻不生夫楚人者非不知愛稻也而愛非其愛也以己之不踐為不踐而忘其數人之踐為踐之大也設官以為民也恐一官一人之不治而以數人治一官得無踐吾民者多耶人有毀瓦畫墁而得食則食人與食於人者交受其笑制祿以食功也以士大夫之無

位而創為奉祠空虛之位以祿之得無與毀瓦畫墁者類耶臣願

朝廷痛革其弊每路之監司止設提轉之二職而轉運止于一員折釐茗以隸于刑舉常平以歸于漕則監司之冗員省矣大郡之兵官不踰於二而小郡則止于一大邑之征稅設官者一而小邑則兼以令丞至于幕職有簽書而又有判官者簿尉之可以併省者則存其一而廢其一則郡邑之冗員省矣庶乎人不勝事也先嚴

任子試吏之法三歲一試而補吏者不過五百
則來者徐而官曹漸清然後乘其清而去其浮
食所謂祠祿者一切罷之庶乎不以人棄恩也
嗟乎不制其來勿病其衆不散其衆勿病其冗
前之說行所以制其來而散其衆也制之散之
而後去其冗則盡去天下之冗官而天下有不
覺者矣覺且不覺也怨且得而怨也耶

民政上

臣聞民者國之命而吏之仇也吏者君之喜而
國之憂也天下之所以存亡國祚之所以長短
出于此而已矣且吏何惡于民而仇之也非仇
民也不仇民則大者無功而其次有罪：驅之
于後功暗之于前雖欲不與民為仇不可得也
是故一政之出上有意而未決則吏贊之上有
命而未行則吏先之非贊其便民者也贊其不
便于民者耳曷為不贊其便民而贊其不便于
民者耶贊其便民者無功而贊其不便于民者
則有功也是故政之不便于民者未必皆上之

通也朝廷將額外而取一金以問于某土之守
臣必曰可也民曰不可不以聞矣不惟不以聞
也從而欺其上曰民皆樂輸又從而矜其功曰
不擾而集上賦其民以一則吏因以賦其十賦
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朝廷喜其辦而不
知有破家鬻子之民賞其功而不知有願食吏
肉之民吏之肉不足食也功歸于臣怨歸于君
利于國者小害于國者大此可悼耳古之人君
所以至于民散國亡而不悟者皆吏誤之夫賦

重而民怨此姦雄敵國之資也可不惧哉唐趙
贊為一切聚斂之策德宗盡用之及涇卒之變
都民散走而賊大呼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
儻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德宗亦聞此也乎
奉天之圍危于一髮而猶庇趙贊若愛子然夫
愛一趙贊而不愛社稷之重忍于圍逼之辱而
不忍于誅一聚斂之臣其入人之深如此至于
反國可以戒矣然趙光奇詐之以和糴害民則
不信蘇弁欺之以官市利民則信焉且夫朝廷



P26

之政雖聖人豈能盡善惟其思以出之詢以審
之見不可而更之斯聖人而已矣何德宗之難
悟也
國家軍旅再動盖有不得已而取之于民者然
譬之張琴動則急之靜則緩之盖動必有靜
之則其動必調急必有緩之則不急不絕以
動繼動以急則雖以黃帝五十絃之瑟亦無全
絃矣聞之道路徃歲郴寇之作亦守和糴行之
不善之所致也嘗有以告

陛下者乎天下皆知

朝廷有意罷此等之役矣雖然臣猶有聞焉江
西之郡盖有甲郡以絹非土產而言于

朝乞市之于乙郡者此何謂也民所最病者與
官為市也始乎為市終乎抑配是以聖人謹其
始也今乙郡之諸邑已有論稅之高下而科之
者矣無一錢償民也民之不願者官且治之名
為督責於正租實為鄰郡之橫斂且有所謂和
買者已例為正租矣又有所謂淮衣者亦例為

正租矣今又求隣郡之絹是三是一是之絹與正租之絹為四倍而取之矣民何以堪而吏不以聞惟

朝廷亟罷之庶不為斯民不拔之疽根也且無使民言曰此絹自

陛下始若曰其如甲郡軍士之寒何然則前乎此者士皆冬而不裘耶且甲郡欲市乙郡之絹何不遣吏私市之何必假

朝命而官市之哉此必有奸為甲郡則出大農之錢且書之曰某日出某錢以市某郡之絹也然其錢不及乙郡之民也此必有私之者矣民何從而訴哉蓋民訴于

朝廷朝廷下之于州縣州縣執訴者答之以誣其服又呼其民強使之書于紙曰官有錢償我矣州縣以訴者之所服與民之所書而復于朝廷無以詰也罰一懲百誰敢復言者民有飲恨而已矣晉女叔齊曰何必瘠魯以肥杞聖天子在上而有司不平如此

言苑集卷之六
民政中

臣聞聖人之于天下惟其有所甚疑是故有所不疑天下幾路一路幾州一州幾邑而聖人以一身臨乎其上以百吏分乎其下夫所謂守令者豈郡龔黃而縣卓魯者耶聖人者將遂以為吏皆能愛吾赤子而吾民皆無疾苦愁歎者耶欲不疑而不得也聖人則有所不疑者矣蓋人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盡不信盡信則天下之奸有所蔽盡不信則天下之人皆無可寄者聖

人者擇天下之有可寄以察天下之有所蔽是故深居九重而見民之肥瘠于四海之外優游巖廊而聞民之歌哭于大山長谷之間唐虞之牧西京之郡刺史唐之十道使今之提轉刺舉之監司皆天子之所寄以不疑者雖然今之監司疑則不疑矣無乃太不疑耶臣聞之先儒蘇軾曰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養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養不吠之犬夫不捕不吠之猫犬不過無功而已未有大害也然

已在所不養今則不然猶與鼠同乳而犬與盜
搖尾矣欲望其止于不捕不吠而不可得也

朝廷亦嘗留意乎蓋監司之于州縣有所不敢
問有所不暇問有所不復問某郡之守嘗為侍
從也則監司幸其復為侍從而有所求某郡之
守嘗為臺諫也則監司惧其復為臺諫而有所
擊至于縣令之與在朝某官有姻有舊者皆不
敢問民訴某守則執其人封其辭以送某守民
訴某令則下其牒以與某令是為守令報讎也

守令從而甘心焉後有冤者夫誰敢言此之謂
不敢問

朝廷舊歲免和糴而江西之州有因秋租而每
斛敷和糴十之二者

朝廷罷兵再歲江西之縣有督馬穀如星火者
大旱不粒而不末減飢民流徙而不知恤監司
視之亦如秦越也此之謂不暇問郡縣之胥憑
守令之寵以暴吾民、訴之者若拔山然蓋監
司既庇其守令則併庇其胥此之謂不復問

朝廷以監司為可信安知其不可信聖人之為天下不使民有所怒而不洩則其怒有當之者怒而不洩者非無發也一發則必極于大亂而不可止君相之于監司亦如唐開元之精擇採訪使而又專責臺諫以督察之歲取其功罪之尤者明著之以示天下而不次陞黜一二人為以儆其懦臺諫急則監司警監司警則郡縣肅庶幾民怒之少洩不至于一旦如潰洪河決蟻壤也

民政下

臣聞天下之事不可名之以無故之大也名之以無故之大則將待之以甚難之舉名之以大而待之以難則上之人傍徨睥睨而不敢決下之士畏懼沮喪而不敢議卒乎廢其議始乎不敢決卒乎寢其決事之難行古之難復而天下之難治皆出乎此而今之所尤紛者屯田之議是也且事異職而職異力從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為有功非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為無用夫

屯田者一有司之事耳何至于煩天子之宵旰而累廟堂之講明哉臣聞禹之治水非躬于疏鑿周公之作洛非手于營築夫固有治之者孔子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曾子曰邊臣之事則有司存是故先零之田充國不以累宣帝許下之田棗祇不以累曹公而漢宣曹公亦未嘗下取二臣屯田之事而代之憂今獨待區區之屯田以甚難之事則天下之事又有難者將何以待之此非名之以無故之大之過歟臣請得而

小之且屯田之事其實甚小而其名甚大者執屯田之名也屯田之名不去則屯田之實終不可行田以屯者豈非以屯兵而名耶古者兵農一人漢之良家子唐之府兵猶有先王之典刑也自張說之募劉守光之刺而兵農始為二人矣故自唐以前鄉井無不能戰之農而營累無不能耕之兵非農之可強以戰而兵之可教以耕也彼固世于耕而習于戰也以其習為者而離鄉井故其戰不慄以其世為者而居營壘故

其耕不怍今則不然兵人者靡衣侈食捕博而
使酒傲岸倨肆視農民以奴隸而尚肯為農民
之事哉今欲屯田而猶執其名以責其人是駕
虎豹以耒耜而鞭之使墾田也其不可明矣且
又有不可者兩淮之屯田臣不得而知也臣獨
見江西之屯田大抵其田多沃而荒其耕者常
困其利則官與私皆不獲夫田之沃者耕之招
也而何至于荒利不歸于上則歸于下而官與
私何至于皆不獲租重故也租重故一年而負

二年而困三年而逃不逃則囚于官不瘦死不
破家則不止前之耕者去矣後之耕者去矣後
之耕者復如是為官之遺利可勝惜耶又有大
不可者古之屯田皆有謂也行于內地則為濟
飢許下之役是也行之邊地則或為備敵或為
謀人李泌之議充國之議是也用兵之日則兩
淮顯行之可也非用兵也而驟焉揚兵以屯田
為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何至于彰如是哉是
故莫若去屯田之名田以口授業以世守如唐

太宗之授田使兵與民分農以食兵故戰者逸
兵以護農故耕者安農安而兵逸守則堅戰則
強其利一也君子之舉事不言不可言之名不
幸不可幸之言欲行屯田而憚于明言之則名
之者非也

今天子曷不詔兩淮之漕司與守臣以兵火之
後招集流民其民存者以其田復之其亡者許
他人承之其為田之在官者曰屯田者曰營者
曰沒曰入者舉而一之為世業以授民之無田

者且不問于江湖閩浙之民則行之可言之
可名矣且吾自有田吾自有民以吾之田授吾
之民此何驚于敵而何疑于逼哉其利二也其
事既行則又

詔于內地諸路之守臣有民稠地狹而願遷則
遷之淮有水旱飢民之就食則就于淮使民得
自言而聽其來官隨所過而為之給何患無能
畊之人哉檢校經界之舊籍以為均稅之額盡
鬻內地之屯田以為牛種之資其熟戶則蠲其

幾年之租其新民則蠲其年之租何患無樂耕
之人哉且使人必有道因其所利而利之謂
也今使兩淮之地民戶增而墾田多者必以韓
重華之賞而賞漕臣以王成之賞守令則吏
之所利也是三人者各利其利各力其職而又
糾之以諫官御史以察其優且偽則不出十年
兩淮無餘田而有餘穀

朝廷有兵實而無兵費邊上之粟如山而內地
之餉漸可省矣其利三也薛屯田之民以享屯

田之實不在此耶或曰田之在官者不賣之而
直授為官其費民其倖矣蓋為政者必視其所
爭而為之制夫以民爭地則地重以地爭民則
地輕地重者賣之可也地輕者授之可也今兩
淮之地所謂地爭民者也授之猶未必來而况
賣之耶後民以築而賣之木驅民以戰而賣之
箭臣不知其說也惟
朝廷擇其中

誠齋集卷第八十九

誠齋集卷第八十九



兼葑書齋

